

农民日报·中国农网记者 赵倩倩 颜旭

流水潺潺，山林间一只母豹带着三只幼崽散步，母豹的目光一直落在幼豹身上，直到它们全部顺利过河……这幅林中漫步的温馨画面，出现在黑龙江省东宁市朝阳沟林场内的远红外相机里。如果你是游客，或者单纯从相机里欣赏这一幕，感受到的都是一幅“万物皆有灵”的美好画面。可如果常年在这山上与它们相伴，那要面临的就将是严寒、孤独与危险了。这个林场是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的核心区，与俄罗斯滨海边疆区仅一河之隔，常年有虎、豹、鹿、狍子、野猪等多种野生动物出没。

为了更好地保护这些“森林精灵”，近年来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采取清山清套、打击乱捕滥猎、修复破碎栖息地等一系列举措，畅通了虎豹跨境迁徙的廊道，为它们打造了良好的栖息环境。梅花鹿、野猪、狍子等野生动物明显多了起来，东北虎、东北豹这些极度珍稀动物的踪迹也渐渐多了起来。这一切，离不开“森林卫士们”的默默奉献。

每天在深山里跋涉七八公里，冬天打在脸上如刀割的寒风、过膝的积雪，夏天茂密植物的阻碍、蚊虫蛇蚁的侵扰，雨后的泥泞、雪后的湿滑……这是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“东北虎巡护队”的日常。而在这个似乎是男人的“专属领地”中，却活跃着女性的身影。2019年4月，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成立了第一支女子巡护队，这也是全国范围内，少有的从事野生动物保护的专职女子巡护队。驻守在大山深处，穿梭于丛林之间，无数次地走在巡护的路上，每个月20多天在山里巡护，承担着清套、为有蹄类野生动物补充饲料、布设和维护野保相机、整理相机数据、监测野生动物等工作。她们一直都在从事高强度的体力与脑力劳动，用自己的努力与付出，不断修正人们对于女性娇弱的刻板印象，同时守护着栖息在这片山林中的野生动物们。

从危险到探险

每当我们事后追溯一件“大事”是如何发生的，往往会发现，它们总是诞生于一些再普通不过的日常时刻，女子巡护队的成立也是如此。“就是当时在林场工作的女生越来越多，领导觉得女生工作会比较细致，就把我们单独划成了一队。”队员徐春梅说。等到她们出了名，外界的诸多想象涌来，甚至赋予其一些探险的神秘意味时，她们总是说，自己的工作其实很日常和普通，或者说，她们也是抱着这样的平常心去从事这份工作的。“刚开始上山不怎么害怕，我们从小在林区长大，都是林业子女，都习惯了。”徐春梅是个“林三代”，从小看着父亲早出晚归，加上不想离家太远，顺理成章“女承父业”。

可等到自己真去做了，她才体会到父亲默默扛下的危险。就拿寒冷来说，从小就在东北长大的徐春梅，从不觉得“冷”是个多大的事儿。可等了这份工作，她才知道，长期待在零下二十多摄氏度的气温里，是种什么样的体验。“山上不仅冷，而且风大。哪怕带了厚厚的面罩，也快喘不动气了，依然感觉风像刀子似的在割脸。”如果遇上下雪天，为了避免山上路滑，她们都穿军用的大头鞋，再套上雪套。“可是雪不停地往雪套里面钻，越走越沉，每抬一步脚都变得无比困难，就像从沼泽地里，往外拔自己的脚。”如果再加上女性生理期，就更难捱了，徐春梅有一次被冻得停经了四个月。一次上山，恰逢刚下完雪，又落了雨，原本就陡峭崎岖的山路，走起来更加艰难。徐春梅一个没站住，就脚底打滑摔了下去，来不及思考，她第一反应就抱住了旁边的树，一动也不敢动，只能呼喊队员，所幸她们及时赶到，拽着腿把她拖了上来。“当时大脑一片空白，没想什么。但回来后真的很后怕，万一那棵树不牢，我可能就直接掉下山去了。”尽管这样，徐春梅晚上回家后也没敢告诉父亲，怕他担心。

队员白雪从事这份工作，一开始也是出于一种“天真”。“我之前保险公司的工作太累了，想换个环境。而且看着我爸干了一辈子，不也挺好的。”等到真正自己做了，白雪才会体会到，日常生活中身上的小毛病，到了山上，就会被无限放大。

有一次上山，她们路过一片蒿子地，正值八月蒿子传播花粉的季节，白雪有严重的鼻炎，“当时整个眼睛就睁不开了，鼻涕眼泪喇喇地流个不停，眼角特别刺挠，完全睁不开眼，只能强忍着。”而且因为怕麻烦队友，拖慢她们的工作进度，她也不好意思提前下山。

除了这些，最怕的还是遇上大型野生动物。“特别是受过伤的野生动物，会攻击人。我们的同事就被野猪攻击过，大腿缝了好多针，差点把命交代了。”白雪说，这些都不可以预料，毕竟山上有虎、豹，巡护队员上山的时候都会带一些鞭炮，随着走着放一下，因为野生动物也怕人，一般情况下他们还是会有意躲避人的，放个响，能够降低与它们“面对面”相遇的概率。“我们经常开玩笑说，如果真碰见老虎了，谁胖就把谁的腿全吃了。”她们也有培训，如果真遇到老虎，不要转身就跑，尽量跟它直视，保持不动或是慢慢往后退……”

但日复一日，年复一年，她们从新队员变成老队员，经历得多了，经验丰富了，原先的那种防御心态就变成了“一种探险心态。”“随着远红外相机监测到的老虎和豹越来越多，我们再上山的时候就会寻思它在哪儿藏着呢，今天能不能看见它们啊，万一真看见了，甚至像中了彩票似的。”

感受大自然的召唤

德国著名的博物学家和科学家洪堡，在《去往新大陆赤道地区的旅行》和《宇宙》中曾写道，对自然“科学和美学的凝视”，是理解宇宙的必经之路，之后也必将成为一种“自然的宗教”。著名史学家钱穆在《论语新解》中写道，“若大言之，则俯仰之间，万物一体，鸢飞鱼跃，道无不在……”

几乎每一位采访对象都向我们描述了类似的时刻——在某一时刻，作为个体，她们感受到人与造化、人与自然无尽藏之间深刻的召唤和联结。在常年与



图为女子巡护队。

明知山有虎

在黑龙江，中俄边境旁的东宁保护地，有一支守护东北虎的女子巡护队。



图为徐春梅在测量并记录野外巡护途中发现的野生动物足迹。

本版图片均由受访者提供



图为队员在记录野外监控的数据。



图为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监测到的东北虎。

严寒、危险、野生动物为伴的日常生活里，她们曾无数次体会到这种“道无不在”。大自然无私而又慷慨地、源源不断地给她们输入能量。

“在山上有时候会看到一群鹿在丛林中闪过，今天能碰见野兔，明天或许能碰见一只狍子，后天能碰上野猪……每天给你带来不一样的惊喜。”白雪发现，大山的颜色一年四季都不相同，每次上山都像打开盲盒，“等春天一到，山上的花就都开了，野菜也会冒出来，还有野果、浆果……秋天可以采山核桃，每天上山前都不知道会遇到什么，就会充满期待。”

大自然对人类强大又无私的治愈能力，让她置身其中时，生活上琐碎的烦恼很快就烟消云散了。“大家都愿意去山上溜达，有自然的风景和清新的空气，各方面都觉得好。刚开始在体力方面会感觉有些累，但是精神上是很愉快的。”白雪不后悔辞掉了原本高薪的工作，“虽然那时候挣得多，但是精神上很疲惫、很紧绷，哪像现在，每天都能让我免费‘郊游’。”她也很珍惜每天都有队员们相伴，“中午大家就在山上吃饭，你今天带点好吃的，明天她带点，大家跟野炊一样，哪怕是带着馒头就火腿肠、咸菜，坐在一起吃饭，感觉也是香的。”

对这份工作，白雪还有种隐隐的自豪感。“上山的话，每天平均下来要走2万步左右。”虽然很累，但回来的时候，看到微信运动步数排名，就像自己赢了场比赛似的。特别是当男同事说“你们女的上山行吗？”白雪的劲头会更足，“你们能行，我们也行啊！”有的地方山比较高，天这么冷，大家都会担心女生不是上不来。“但是我们都克服了，我们都做到了。”白雪说，有时候不是为了证明给别人看，而是想证明自己行。

“她们都能上，那我也可以。”就是靠着心里这股劲，白雪很少有求助的时候。“哪怕有时候车坏了，抛锚了，我们这帮女的一边哼着歌，一边唠着嗑，三五五除二就搞定了，也挺有成就感的。”平时走累了，也

是几个女生你拉我一把，我拉你一把，互相鼓励打打气，也就这么过来了。春天看植物生长，冬天和冰凌花相遇，每天有姐妹相伴，就这样，白雪她们，慢慢把根扎在了这里。

第一手资料

但这份工作终究不是郊游，她们最重要的使命就是获得野生动物的第一手资料。

每天上山巡护的工作，从坐上车赶往目的地的路上就已经开始了，赶路的这段时间，队员们打开定位软件，到达当天要巡护的山脚时，就开始记录了，一路上可能会看见的动物足迹、粪便、猎套的地点，这些都会被写在记录本上。

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，红外相机技术现在已经成为生态保护领域的一种重要工具。这种相机可以在夜晚或低光照条件下拍摄动物的身影，为科研人员提供宝贵的野生动物活动信息。红外相机通常采用被动热成像技术，能够捕捉到动物的身体热量，并将其转化为清晰的图像。它不会干扰动物们的自然行为，对动物的影响极小，同时能够长时间工作，不受天气和环境的影响。

为了掌握东北虎豹种群数量、结构等动态信息，巡护队员们根据野生动物频繁出现的地方，布设了监测东北虎豹等野生动物数据的“千里眼”——红外相机。据了解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共有200多台远红外相机，布设在没有传输信号的地方，以便监测动物们的生存状况。

维护红外相机是巡护队员们的重要工作。她们需要定期给相机换下电池和内存卡，才能确保记录下各种野生动物活动的身影。徐春梅介绍说，到达每一个相机的点位，她们首先会查看数据。下山后，队员们再把相关数据和纸上记录的信息存入电脑，对相机的数据进行统一整理，再对每类动物的照片

视频进行分类整理。除此之外，这里还有400多台摄像机构成天地一体化监测系统，这些摄像机利用太阳能充电，自动拍摄并实时传输影像数据，减少人工维护和人为干扰。在东北虎豹国家公园管理局东宁局天空地一体化监测中心，工作人员们会看到摄像机实时传输回的影像，大屏幕上会展示东北虎、东北豹、黑熊、棕熊、赤狐、豹猫等名录。

摄影不只是记录，更是警醒和保护。这些影像为后续制定具体保护措施提供依据，传达了人们对自然的敬畏、关注和保护，对于野生动物保护和生态平衡的维护具有重要意义。

“幸亏是我们先遇到”

珍贵的野生动物，优渥的自然环境吸引来的不仅有保护者，还有盗猎者，所以队员们的工作除了记录，还要跟他们斗智斗勇。猎套是盗猎者捕获野生动物常用的工具之一，如果有动物被猎套套住头，它们就没有办法呼吸，也无法进食，最终被勒死；如果套到腿，它们会挣扎，但越挣扎套得越紧。队员们在山上曾看到豹子的后腿，她们猜测，很有可能这就是豹子被套住后拖着腿走，越挣扎套得越紧，腿被生生勒掉了。“我们期待在山上看到野生动物，但是不想看见被套住的动物。”想起当时看到一只梅花鹿受伤的画面，徐春梅仍然觉得揪心，“它无辜的眼神，流着眼泪，真特别可怜。盗猎实在可恶。”

“所以我們上山，也是一个寻找猎套的过程。”徐春梅说，现在盗猎者越来越狡猾了，猎套的颜色跟树枝条，干枯草叶很像，常常难以分辨，不细心根本发现不了。如果发现猎套，我们就及时清理掉，然后心里暗自庆幸，幸亏是我们先遇到。如果碰不见，就会担心是不是自己没发现，或者它们已经把动物们套住了。”

这些猎套不仅会对野生动物造成危险，队员们时常也会被猎套套住。有次上山时，刚下完一场雪，

大雪遮住了本身就不易被发现的猎套，大家正在山间行走，只听“咔”的一声，女子巡护队中年龄最小的吴桐就被套住了。虽然最后她安然脱离了，但总是禁不住地感慨，“幸亏套住的是自己，如果套住的是野生动物，它不会自己解套，也没遇见我们，该怎么办呢？”

除了日常的工作，队员们也会做些力所能及的科普，比如向周边村民宣传野生动物的重要性和盗猎的危害，希望有更多村民主动参与到野生动物保护活动中。徐春梅喜欢画画，她把野生动物的样子和怎么保护它们，画成了卡通画，目的是让任何人都可以看懂，让更多的人来了解、保护这些“森林精灵”们。

除了清理猎套，如果发现野生动物被猎套夹伤了，她们还要随时充当“医生”的角色。她们参加过野生动物救助的培训，碰到受小伤的动物也能自己处理。但毕竟不是专业的兽医，在技术方面还是不足，遇到受伤严重的动物，她们只能先进行简单处理，随后联系林业和草原局或者找兽医进行救治。“有时候会想，我们要是兽医就好了，平时应该多看点兽医方面的书。有一次，一只梅花鹿的腿都流脓了，还散发着一股臭味，我们只能把它送到救助站。”徐春梅永远忘不了那只梅花鹿哀怨又无助的眼神。

念念不忘，必有回响

除了巡护队员们的努力，国家层面也在不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。2016年、2022年我国两次修订野生动物保护法，采取更加严格的措施加强对野生动植物的保护。徐春梅说，近两年盗猎者越来越少，山上的猎套也明显减少了，有的时候上山可能一个猎套都碰不到，野生动物种群也在持续恢复和增长，全国濒危珍稀野生动植物种群总体稳中有升。

2021年10月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成为首批国家公园之一。保护区内地貌多样，包括丘陵、峡谷、中低山地、平原、盆地和台地等，生态系统完整，环境优美，生物多样性非常丰富。公园内野生脊椎动物多达397种，其中包括国家重点保护动物。2022年11月，女子巡护队员在进行红外相机数据维护时，发现了国家一级濒危野生动物原麝，这是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自2013年后时隔9年再次拍摄到该动物。2023年8月，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发布我国首批5个国家公园在生态保护等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，其中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北虎数量超过50只，东北豹数量超过60只。

据东宁市林业和草原局统计，截至去年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共监测到东北虎99次，识别出至少有4只东北虎个体在管辖区域活动；监测到东北豹145次，识别出至少12只东北豹个体在管辖区域活动，其中幼豹5只，至少3个东北豹家族在此区域繁衍，还监测到4豹同框。记者从该局了解到，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片区人虎冲突预警体系初步建成，在5个村屯建立了人虎冲突预警系统，在核心区设立了10处避险屋。

在接受我们的采访时，这些女子队员们从不把自己的工作说得多么“高大上”，日常、琐碎、自然、乐趣……是她们说的最多的词汇。可她们的确是在从事一件关乎人与自然、人与野生动物该如何相处的事业。如果没有她们，或者千千万万个像她们一样的巡护队员，我们的自然生态环境不会像现在这么丰富多彩、原真美好。

毕竟，近几百年来，全球野生动物的数量不断锐减是不争的事实。世界自然基金会公布的《2022年地球生命力报告》称，自1970年以来，全球哺乳动物、鱼类、鸟类、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的数量平均下降了69%。而早在2017年的一份研究报告发现，在过去250年里，全球有近600种植物消失，而且灭绝速度比自然预测的速度快500倍。2019年，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政府间科学与政策平台(IPBES)发布的全球评估报告称，目前有100万种动植物物种面临灭绝的威胁。

这样的意义可能对队员们来说太遥远了，日常生活的切实改变才是她们看得见、摸得着的。吴桐的父母一开始不理解，各种担心，不明白自己的女儿为什么要做一件这么危险和苦累的工作。“一个女孩子家的，干点轻松的工作不好吗？”但现在，他们明白了女儿的坚守。这份坚守又因为世代的传递有了更丰富的意涵，演变成了一部人与自然关系的进化史。“几十年前，为了生存，祖辈们在这里打猎、砍树；到父母那辈，开始植树造林；现在到我们这代，开始保护野生动物。”

队员们曾在山上看到过一个鹿群，将近30只。“一看到它们，上山一整天的疲惫心情瞬间得到了放松。现在每次上山时，我都先把手机相机打开，生怕拍不到它们，这也是对自己工作的回馈，保护工作取得了进展，证明大家的辛苦没有白白付出。”刚参与这份工作，徐春梅没有方向，到后来越干越有劲，“虽然我们挺普通的，但是谁都希望自己的工作有意义。”越喜欢，就会投入越多。“像识别动物的足迹、粪便，以前可能都不会，现在都学会了，空闲的时候还会看看书查查资料，因为迫切想要知道一些能帮助动物的知识。”徐春梅的儿子也被妈妈的工作影响了，在学校里总是积极参加各种保护环境的活动，逢人就就说：“我妈妈是做巡护员的，连大老虎都不害怕。”



更多精彩内容请扫描关注公众号“零度往上”